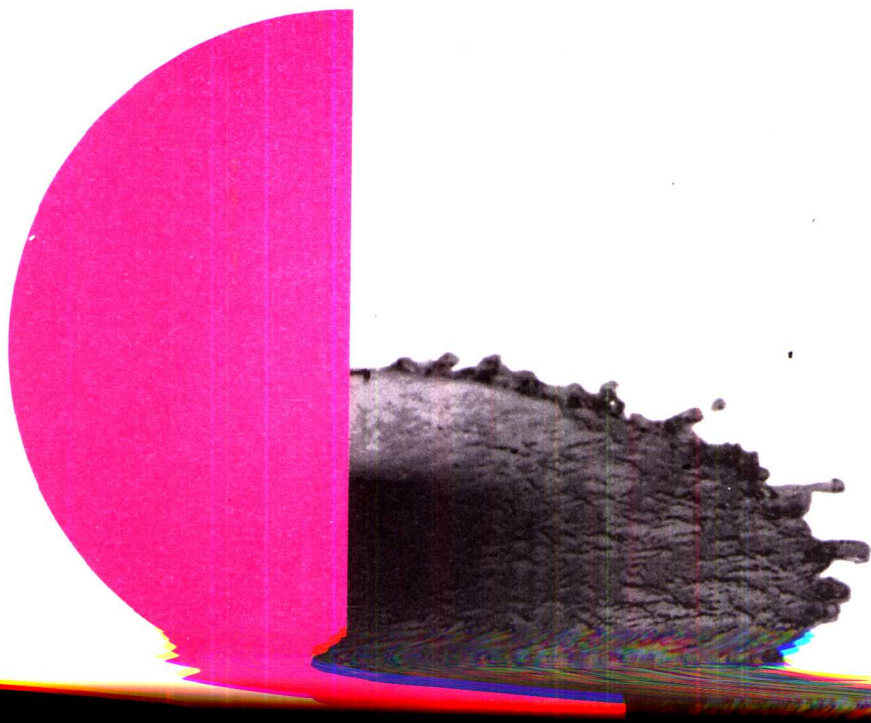


2002

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年



定价:23.00元

中国精短美文100篇

年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年中国精短美文 100 篇/王剑冰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5354-2460-0

I .2...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558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首壹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2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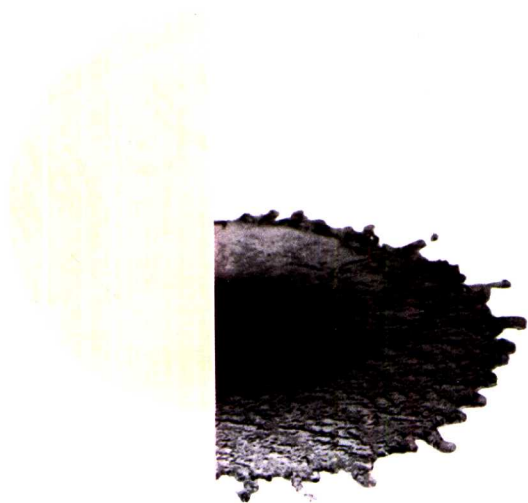
字数:264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王剑冰 编选

关于 2002 年的精短散文创作

王剑冰

这些年来，散文创作的繁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散文这艘航船，在中国文学的海洋里，正是鼓满风帆，乘风破浪之势。不管它走过多少弯道，遇到多少阻隔，它最终是高扬起了自己的旗帜。这面旗帜的号召力是隐形的而又是巨大的。许多人兴高采烈地登上了这艘航船，一些大大小小的船只也自觉不自觉地随跟其后，不少的人跃跃欲试，以为这就是文学的方向、成功的方向。其实说来，真正的航海家，该成功的还是成功了，不成功的只是试试水而已。时间的脚步走到了今天，所有的都在变革中，人们从最开始使用的渡海船只，到今天已经不知道更新了多少代。那么说来，散文的这艘航船，也不是先前的样子了。从小说、诗歌、理论、戏剧等四方船只上汇聚而来的水手，融知识、历史、文化、道德、精神、生活、哲理的各式各样的题材，使它变得雄健、坚挺、昂扬、沉实。这是

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正说明目前的创作氛围的祥和人们阅读趋向的变化及对生活和知识的需求。

2002年的散文创作，抛开文化大散文和生活长散文不说，单就精短美文来看，仍可说是一个丰年。对于精短美文的概念，曾经讲过，从字面上看就已知道，精是精粹，短是短小，美是纯美。也即短小精粹的、能够给人以心灵的感悟、精神的提升、生活的品味的散文。它是作家心性的真实的写照，是作家于生活中的真实的体验，它凝练、感人、可读，是不同于小说、诗歌、理论的文字，但又是有着小说般的生活情节、诗歌般的精练语言、评论般的思想哲理。当然，按照这种标准来要求2002年的短散文，是较为苛刻的。但从整体来看，可选出的好散文岂止一百篇。在这选出的一百篇美文中徜徉，已是十分愉悦的事情了。它是散文航船载回的重要收获。在这些收获中我们除了仍然能看到贾平凹、李国文、毕淑敏、谢冕、周涛、刘成章、卞毓方、张抗抗、赵丽宏、张守仁、朱增泉、王宗仁、梅洁、朱以撒、叶延滨、阎连科、杨羽仪等名家的散文，看到筱敏、王本道、张爱华、裘山山、正雨、乔忠延、黄文山、廉正祥、刘华、存文学、蔡飞跃、谭延桐、史光柱、王旭烽、宗满德等实力派作家的作品，也看到了陈礼贤、熊育群、巴音博罗、王清铭、石雨、李颖、刘晓阁、刘荣书等新崛起的散文新家的力作。多少年以后，这些作品都将是研究者可供参照的一个话题。

占一定版面的该是写生活的散文，这些散文有的写亲情关系，有的写离情别绪，有的写人生感悟，让我们领略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意义。文学的先行家孙犁先生于今

年7月10日去世，为纪念孙犁，许多报刊发表了他的旧作。我们从中选取了他的一篇《老家》作为这一百篇的篇首。现在读多少年前孙犁写的《老家》仍是那么朴素、亲切。但愿“那几间破房子”还在，并且永远地“留在那里”，于现在的村子“不协调”地证明过一个文学伟人的生活，那是我们共同的“念叨”。张抗抗的《风过无痕》写二十年后重回内蒙古锡林格勒大草原的感受。那是一片夕阳下的荒芜的痕迹，就像某种遗址，在诉说着曾经的热火朝天的景象，而漫天搅起的是盘旋于杂乱草丛中的风。阎连科的《想念一辆邮电蓝的自行车》是一篇沉淀于生活的散文，叙叙的回忆，打磨了一段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每个人所特有的岁月行程。正雨的《陕北的月亮》、郭文斌的《清明是一笔债》、熊育群的《死亡预习》、赵统斌的《玉秀娘》、胡启明的《关于母亲》、石雨的《两个人的影院》、苏沧桑的《应是绿肥红瘦》、王旭烽的《山间铃响》、晨枫的《当初我不懂爱》、谭书琴的《生活在别处》、张生全的《屋檐口下望天》、李轻松的《比足球疯狂》、高方的《荔枝心事》、施月波的《看雨的心情》《汤团》、王和声的《洗染人生》、刘晓闽的《我的四月》、姚化勤的《情》、韦斯琴的《风中的爸爸，你好吗》《为母亲洗一次脚》、李志亮的《笑声与鸟音》、李想的《身在异乡》、陈向辉的《生命之水》等都是生活散文的佳品。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光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作家们往往会将自己的观察、体验、知识和思想融于行旅之中。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2002年的精短美文来看，这类散文占据很大的版面。作

家们往往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刘成章的《写在美国的三个“大”》写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尼亚加拉大瀑布两种世界著名奇观和在国外生活中感受到的虫声合奏的大潮，写的诗性盎然。朱增泉的《秦岭古道》将文化之笔曲曲折折地探入了秦岭古道的艰险和苍凉。谢冕的《绿阴深处一座古城》写对古城泗水的追思，让人感觉到中国历史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或明或暗地闪着辉光。刘元举的《藏北草原》写对那曲草原的印象，雪山、白云、蓝天和宽广无际的草地构成了藏北独特的风光。在作者的笔下，让我们感觉到了无尽的向往。王本道的《凝望红海滩》写出了辽东双台河的入海口处的一片奇异的景观，那是一种苍茫之美、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宁静之美。这类作品还有杨羽仪的《冷藏的凤凰》、黄文山的《井冈瀑布》、廉正祥的《从少林寺到嵩阳书院》、存文学的《话说千家寨》、古清生的《黄河落日》、张灵均的《巫山夜雨》、林轩鹤的《烟雨秦淮》、李颖的《烟雨城陵矶》等。

现代社会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及其对人生观的认识，很多人都会遇到让人迷惘的问题。一些作家就这些问题进行阐释，从而形成了一种受到报刊和读者欢迎的热门写作。毕淑敏的《优点零》从许多孩子在表格的“优点”一项划“0”说起，谈到对孩子的培养及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对美好的愿望。陈丹燕的《被爱改变》、邵魅力的《倾听爱情》、陈静的《萨克斯的味道》、马国福的《替我写附言的女孩》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佳作。

很多作家来自于乡村，只是近年来有议论说写乡村的散文少了，好的乡村散文更少。乡村不是一个概念，是扎

扎实实的生活和情感。朱以撒的《水汪汪的眼》，形象地写出了远村古井的存在与消亡，作者的笔触深深地探入文化的深层，揭示出另一种人生的意义。徐则臣的《风吹一生》、宗满德的《乡村》、修祥明的《割草的孩子》、陈礼贤的《村里的秘密》、刘荣书的《村庄的倒影》、陈洪金的《童谣》等，让我们又看到了村庄的影像、听到了儿时的童谣，闻到了泥土的芳香。

另有一些散文，意绪性很强，带有思辨色彩，让人从大自然中、从人世间接出一种新的东西来，颇有感染力。贾平凹的《好读书》是一篇幽默诙谐的文章，写了读书人的执著、痴迷、迂腐、猥琐，但是说了半天，还是要读书。周涛的《捉不住的鼯鼠》也是一篇旧作，但2002年第6期的《读者》重新推出后，仍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以诗的语言描绘出时间的形象：它是钟表里的刻度，是太阳和月亮的约会；是由黄转绿暗暗托了春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湮没宇宙万物的滔滔洪流；是神秘的意志，神秘的脸，是一切生命的杀手和产婆。他向人们表明时间失去不会再来，抓住一分一秒的时间就等于抓住了一分一秒的机会。卞毓方的《笑之闪电》写了人类生活中的十种笑，这种笑有真实的笑、虚伪的笑、艺术的笑、灵魂深处的笑、被人搞笑的笑，作者把笑写成了本质上的一种禅悟，一种超越。如此类还有叶延滨的《惊奇》《支撑》《偶像》、乔忠延的《尧都土语》、谭延桐的《它是一种心态》、黄亚洲的《灰色》、张爱华的《隐秘的同居者》、巴音博罗的《岫玉畅想》、董玉洁的《草原上的逻辑》等。

精短散文在文化的关注上，也呈现出一大特色，它不

是大散文的大涵盖、大容量，但往往是以一点润出了一片思想的印痕。赵丽宏的《遥想诺曼底》通过一个多世纪以前《诺曼底海岸的船只》的油画，联想到二次大战后期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种历史和艺术的巧合，在作家的笔下显得十分生动。张守仁的《长野读画》勾画了东山魁夷不朽的画作，作家将一幅幅画叠印于自己的生活中，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对艺术的理解。随着现代生活的进化，南方的一些古老的民居渐渐褪去了岁月的遮蔽，而那些精美的充满着民间艺术色彩的门楼、照壁、柱础、斗拱、雀替、斜撑等建筑，也将面临着被摧毁的命运。刘华的《让我们来想像一对老虎》，便是写出了对这些艺术瑰宝的担忧，字里行间跃舞着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疾呼。

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的生物，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也都应当受到尊重。李国文的《马站着睡觉》，来自于生活的细微观察，他同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马会笑吗》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一个高级动物对另一个动物能够细微观察的时候，他的心灵就接近了生命的最本真的、最自然的状态。筱敏的《捕蝶者》细致的描写了一个专业捕蝶者的工作，在对蝴蝶这种美丽的物种的捕杀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悲伤的美丽和为了保存这美丽所必然承受的无奈的折磨。也许无法说得清楚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是成为一个珍惜标本名扬世界，还是默默耗损掉美丽而终老山林。在诸多动物中，狗是与人相处最亲密的物种。在狗的身上有许多与人类相同的心性与特质。二者相处的久了同样会产生脉脉深情，梅洁的《黄儿》就是写出了这样一条通人性的动物。此类作品还有鲍尔吉·

原野的《在虫鸟之间重温大师语录》、袁山山的《野马之死》、王清铭的《蝉》、赵建英的《悲伤》等。

不能说精短散文是一种方向，但它起码是应该坚持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在现今生活中，人们生活节奏繁忙，需要干的事情很多，需要表达的和需要阅读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报纸副刊，也更加需要这类散文的写作。不管现在我们说散文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相比，是处在转型期；还是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是处在回归期，精短散文的写作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然而，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类散文的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老套子、旧写法太多，题材重复、语言陈旧和观念落后；一些散文有意拔高音调；一些散文只是一味地叙述，缺少描绘性。精短散文要想让它有“事”又有“义”，有情又有景，让它在精炼的语言运用中，将哲理和思想隐含进去，让人在有兴趣的阅读中，既感受到真实的生活故事，又能通过故事感受到生活的道理，确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 录

关于 2002 年的精短散文创作	王剑冰 (1)
老家	孙 犁 (1)
好读书	贾平凹 (4)
捉不住的鼯鼠	周 涛 (7)
马站着睡觉	李国文 (13)
笑之闪电	卞毓方 (17)
优点零	毕淑敏 (27)
秦岭古道	朱增泉 (30)
风过无痕 (外一篇)	张抗抗 (36)
绿阴深处一座古城	谢 冕 (43)
写在美国的三个“大”	刘成章 (47)
想念一辆邮电蓝的自行车	阎连科 (58)
黄儿	梅 洁 (63)
让我们来想像一对老虎	刘 华 (67)
长野读画	张守仁 (71)
水汪汪的眼	朱以撒 (76)
捕蝶者	筱 敏 (82)
湿地情怀	王本道 (89)

溜索的故事不老	王宗仁 (98)
惊奇 (外两篇)	叶延滨 (104)
被爱改变	陈丹燕 (108)
遥想诺曼底	赵丽宏 (111)
乡村	宗满德 (114)
冷藏的凤凰	杨羽仪 (119)
野马之死	裘山山 (124)
你在我的感觉里	王剑冰 (129)
在虫鸟之间重温大师语录 ...	鲍尔吉·原野 (133)
它是一种心态	谭延桐 (136)
尧都土话	乔忠延 (140)
隐秘的同居者	张爱华 (150)
井冈瀑布	黄文山 (155)
灰色	黄亚洲 (159)
耶鲁独秀	张燕玲 (162)
洗染人生	王和声 (169)
古道苍茫	何万敏 (173)
割草的孩子	修祥明 (179)
清明是一笔债	郭文斌 (183)
江恋	史光柱 (187)
长河侧畔南裹头	王冀沙 (193)
从少林寺到嵩阳书院	廉正祥 (198)
话说千家寨	存文学 (201)
我的四月	刘晓闽 (207)
风吹一生	徐则臣 (212)
走进黑人村落	蔡飞跃 (218)
歌声里的表达	姚雪雪 (224)
黄河落日	古清生 (234)

死亡预习	熊育群 (238)
窗外的事情	廖华歌 (243)
玉秀娘	赵统斌 (247)
岫玉畅想	巴音博罗 (251)
关于母亲	胡启明 (258)
石碑无言	罗时汉 (262)
两个人的影院	石 雨 (267)
村里的秘密	陈礼贤 (271)
巫山夜雨	张灵均 (277)
雪花飞翔	江 堤 (280)
灵魂山水	肖念涛 (284)
永远的第一读者	汤 宏 (289)
应是绿肥红瘦 (四篇)	苏沧桑 (293)
悲伤	赵建英 (301)
红色中秋	郭文斌 (304)
山间铃响	王旭烽 (307)
倾听爱情	邵勉力 (312)
当初我不懂爱	晨 枫 (314)
烟雨秦淮	林轩鹤 (319)
村庄的倒影	刘荣书 (323)
萨克斯的味道	陈 静 (326)
牛群	张 毅 (329)
生活在别处	谭书琴 (333)
冷似秋河伴西风	肖桂贤 (339)
替我写附言的女孩	马国福 (343)
比足球疯狂 (外两篇)	李轻松 (346)
荔枝心事	高 方 (355)
哀蒙恬、扶苏或秦	塞 北 (358)

童谣	陈洪金 (365)
花落有声	魏 伟 (369)
施月波散文	施月波 (373)
情	姚化勤 (378)
牵你的手	陈志泽 (383)
黑暗中的花朵	王冷阳 (387)
草原上的逻辑	董玉洁 (391)
蝉	王清铭 (397)
像老人一样	范晓波 (401)
烟雨城陵矶	李 颖 (404)
风中的爸爸，您好吗？	韦斯琴 (407)
笑声与鸟音	李志亮 (410)
屋檐口下望天	张生全 (412)
身在异乡	李 想 (419)
生命之水	陈向辉 (424)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冯秋子 (427)
跪拜莫高窟	兰 草 (431)
含泪蘸血写《母亲》	刘益善 (438)

老家

□孙犁

前几年，我曾诌过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最近几天，又接连做这样的梦：要回家，总是不自由；请假不准，或是路途遥远。有时决心起程，单人独行，又总是在日已西斜时，迷失路途，忘记要经过的村庄的名字，无法打听。或者是遇见雨水，道路泥泞；而所穿鞋子又不利于行路，有时鞋太大，有时鞋太小，有时倒穿着，有时横穿着，有时系以绳索。种种困扰，非弄到急醒了不可。

也好，醒了也就不再着急，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床上，舒一口

气，翻一个身。

其实，“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回过两次老家，这些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再回去了。一是，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回去连给我做饭的人也没有了。二是，村中和我认识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下，都不认识，见面只能寒暄几句，没有什么意思。

前两次回去：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第一次，我们在村庄的周围走了走，在田头路边坐了坐。蘑菇也采过，柴火也拾过。第二次，我一个人，看见亲人丘陇，故园荒废触景生情，心绪很坏，不久就回来了。

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实在说不清楚。

我是十二岁离开故乡的。但有时出来，有时回去，老家还是我固定的巢，游子的归宿。中年以后，则在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及至晚年，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

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旧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